

春分·武汉

本报记者皮曙初、李思远

“三月已至，春风不远，疫情面前，人人都是参与者，让我们风雨同舟，众志成城，守望相助，以爱相伴，共克时艰，合力战疫，用实际行动汇聚必胜磅礴力量，共迎春暖花开日，笑容灿烂时……”

正午，暖阳直射江汉关的钟楼。一旁的步行街上，人影寥寥，树影婆娑。一辆社区消防车的小喇叭，声音回荡，充盈着整个商街，如同老电影里的背景声，令人恍如隔世。

这是封城已60天的武汉。连续3天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为“0”，人们看到了希望。

春分时节，樱花盛开。记者骑行武汉三镇，目击街头巷尾，感受城市脉搏。

(一)

“雨霁风光，春分天气，千花百卉争明媚”。春分之日，昼夜平分，阴阳相半。街道似乎也被分割，一半晒在阳光下，一半躲进高楼大厦的阴影里，形成强烈的光比。

高楼绵密，阳台上人影绰绰，差不多两个月了，这是武汉千万市民最接近阳光的时刻。偶然有人，在社区里溜达，或独坐街边长椅，他们说需要吐吐气。

江汉路空空荡荡，楚河汉街空空荡荡，光谷步行街空空荡荡……这些地方，都曾是武汉人口最稠密的地方，也是这座“准一线”城市的活力所在。

美式的现代、西班牙的热烈、北欧的天真，英伦的古典，加上光影变幻，惊艳绝伦。光谷步行街里，有异域风情的建筑群，有炫彩震撼的激光群，还有百万大学生消费群，但这一切都已暂停。除了那些俏皮、活泼人物塑像，依然栩栩如生、姿态万千，大大小小的商铺大门紧闭。

“这里叫作星光大道，很多大牌明星都来过，刚开业的时候，举办了盛大的开业典礼。”

“这是一个音乐喷泉，常有音乐灯光秀，整面玻璃墙都变成荧屏，热闹极了。”

魏莉莉是较早入驻光谷步行街的商户之一，见证着世界城广场的建设与兴起，她热心地带领记者徒步在静寂空荡的商场里，介绍往日繁盛的景象。

阳光洒照到广场上，但商场里仍然透出一丝寒意，地面已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。站在电梯旁，说到动情处，魏莉莉忽然哽咽，眼泪顺着面颊流进口罩里。

“这里有事业，也有我的青春。”她说，“希望早点热闹起来。”

十多年前，她带着1万元钱，从梅妃故里福建莆田来到武汉，从皮包生意做起，一点一滴，如今经营着8家动漫、汉服店铺，成为“动漫街”上的“潮人”。

魏莉莉原打算回福建过年的，疫情阻滞，让她留守在武汉。起初她也很害怕，但生意人的韧劲和热情爽朗，让她很快找到寄托，做起社区志愿者。遇见她时，她正和关东街“片警”张树荣一起为居民送菜回来。

张树荣曾是一名女子特警队队员，转至东湖高新区分局关东派出所后，13年如一日从事社区工作。春节前，她已经回安徽老家过年。疫情发生后，独自逆行返回武汉。

“平时这里的高峰人流量达到20万人次，想快步走都难。”喜欢长跑的张树荣，每天要在光谷步行街来回走上一两万步，有时甚至对这里热闹拥挤的场面感到“心烦”。

但现在，她很不适应这里的冷清。

“街上看不见一个人影，偶尔有一两个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飞一样地路过。静悄悄的街区，各门店仿佛正在思考着它们的未来将何去何从。”她的朋友圈里写道，“一场疫情，猛地掀开了生活精致的盖子，看到里面寡淡的白开水。”

“没有什么岁月静好，惟有负重前行。”抗击疫情进入决战决胜阶段，曾多次参加马拉松比赛的张树荣说，“现在就好像在跑一场马拉松赛，在最后要紧关头，我必须咬紧牙关，坚持到胜利。”

(二)

中山大道，百年老街，始建于1906年，2016年整修一新重新开街。这里，老式的西洋建筑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交相辉映，自行车轮在不算宽阔但十分洁净的路面上旋转，将人带入一种现实与梦幻相交织的错觉。

著名的“吉庆街”就在中山大道上。曾经热闹异常的武汉美食街，这会儿安静冷清，蔡林记热干面、老通城豆皮、汪玉霞糕点……这些让外地人留恋的小吃，这会儿也闻不到香味。

只有一幅巨大的“‘庙’趣横生，‘鼠’来运转”标牌，提醒人们，这里本应和往年一样，有一场热热闹闹的新年“庙会”。但现在，惟有街角那一群吹拉弹唱、饮酒夹菜的“大排档”人物塑像依然坚守，还被人戴上了口罩。这样的守望，令人忍俊不禁，又心生凄凉。

不过，在中山大道上，还是可以碰见一些人，多数是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。他们是这条街上真正的守望者。

王望生是位老环卫，属江岸区环卫局。他有着其他环卫工羡慕的“正式工”身份，从事环卫工作40余年，见证了这条承载着武汉复兴梦想老街的变迁。

坐在公交车站牌下的长凳上小憩，他指着街边一幢幢老房子对记者说：“这条街是武汉的脸面，外地人来了都要看，打扫起来也要特别仔细。防疫期间，当然更不能间断。”

经历过1998年的抗洪，也经历过2003年的“非典”，王望生感慨，每一次武汉人表现得都很勇敢。

“中山大道黄兴路”石碑下，“饿了么”快递小哥周游坐在电动车上等候送餐。1993年出生的小



▲3月17日拍摄的武汉光谷大转盘“星河”雕塑。



左图：3月18日拍摄的武汉楚河汉街；中图：3月17日，武汉东湖磨山楚城鲜花盛开；右图：3月18日拍摄的武汉黄鹤楼。



本版摄影 皮曙初

伙子，整个疫情期间都没有休息。

“最忙的时候，一天要跑七八十单，十单还没送完，又给来十单，有时同时有三十个单子挂在手上。”

周游说，“封城”初期，整个江汉江岸片区，公司最多只有50个快递员上班，忙不过来，到现在估计有一两百人了，单数下降，稍稍轻松了一点。

“现在疫情好转，防护没刚开始那么紧张了。”周游说，“但节奏还是比较快，每天四五十单，跑一百多公里，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。”

周游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，熟悉武汉的一街一巷。“疫情带来的最大麻烦就是很容易找不到路。一些路封闭了，城市变成了空城，适应了很长一段时间。”

中山大道两旁的小街巷很多，“老武汉”在这里也常常会走迷路。但现在，海寿街、车站路……都被黄色、绿色、蓝色各种围挡拦住，禁止车辆和人员的通行。

从送餐到送米送油送药送菜，“封城”以来，快递员挑起了武汉城市生活的一肩重担。

已经是中午一点多了，他们给自己订了午餐，或坐在电动车上，或蹲在路边吃饭。

“我们只服务定点商户，它们大都没有开门。风里雨里穿梭，每天所得不过几十元，也就是几顿盒饭钱。但总比待在家里强。”外卖小哥张鹏说，匆匆吃完，继续驶车离开。而陆续驶往这里的电动车仍不间断。

(三)

江汉路步行街，数百米的黄色塑料围挡，将商铺和住宅围起，只留下一个出口。出口处，一面“无疫情小区”的绿色小旗迎风飘扬。自2月19日起，这里就没有疫情发生，被列入武汉市第一批无疫情小区。

这里是江汉区花楼水塔街交通路社区交通小巷小区，门口有两顶蓝色救灾帐篷。除了志愿者，还有市区机关的“下沉”干部，他们共同把守着这个唯一的出入口。

疫情期间，武汉市有超过5万名干部和党员“下沉”社区，还有不计其数的志愿者，他们共同推动这个城市运转的车轮。

肖期忠是一名社区志愿者，来自湖北蕲春县，在武汉打工。疫情暴发，他回不了老家，就在租住的房子里度过。

“开始也很害怕，在家待了几天。后来闲不住，主动报名成为志愿者。”他告诉记者，主要是帮助社区居民买菜购物，还要每天在这条步行街上巡察几次。

“你住在哪里？”

“就在这个小区里。”

“这里是商业区，租金很贵的吧？”

“一家四个人，租了一个十几平米的老房子，有个阁楼，大的租不起。在这里打工很多年，已经住习惯了。”

见惯了这个武汉老牌商业步行街的热闹繁

华，肖期忠似乎对这里情有独钟。

“疫情过后，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继续在这里打工罢，有什么事做什么事。”

在东湖风景区磨山社区前庄村，老人王腊英在门口摆起了菜摊，夕阳下，新鲜采摘的蔬菜看起来鲜嫩爽脆。

除了微微驼背，老人手脚利索、目明耳聪，几乎看不出她已经年过七旬。“菜都是我老伴儿种的，老伴八十了，菜地就在边上，平时由他挑到菜场去卖。”

王腊英介绍，前些日子疫情紧张，很多蔬菜都送了出去。这两天疫情转好，老人又把菜摊搬出来，方便左邻右舍。

“我一直在前庄村，活了70多岁，从没见过这样的情况。九八年发洪水的时候，周边都被水淹了，我们这里安然无事。”老人说，“真的是多亏了政府，给大家送菜送来，生活都还好。”

汉口江滩，一元路口，矗立着武汉防洪纪念碑，这是为纪念武汉人民战胜1954年洪水而建。那一年，武汉关水位创下了有水文纪录以来的历史最高值。那年夏天，武汉几乎全民抗洪，历时100天，战胜百年不遇的长江特大洪水。

陶红花独自在纪念碑下溜达，还特意请记者帮她和纪念碑合个影。

陶红花来自麻城市黄土岗镇，在武汉一家热干面馆里打工。因“封城”滞留武汉，她跟着老板一起，为社区做配送服务，当起了志愿者。

送菜之余，她便到这里走一走。她告诉记者，爱人因病几年前去世，由她一个人担起家庭沉重负担。“滞留在武汉两个多月，老板管吃管住，可是却没收入。主要是想家，80多岁的婆婆需要人照顾。”

距此不远，汉江与长江交汇的地方，是历史悠久的龙王庙。这也是武汉人战天斗地的历史见证，一组百余米长的“武汉1998年抗洪图”浮雕，每每将人们带回22年前那一场声势浩大的斗争中。

站在龙王庙公园的最高处，极目远望，黄鹤楼、长江大桥尽收眼底，满载集装箱的货轮在江中穿行。

“1998年，洪水高过地面，像悬在城市头上的‘一盆水’。狂风将一人抱的法桐树吹倒。”龙王庙公园管理处主任汤文学说，“历史上，武汉就多灾多难，但是总能挺过来，确实可以说是一座英雄的城市。”

“开始也很害怕，在家待了几天。后来闲不住，主动报名成为志愿者。”他告诉记者，主要是帮助社区居民买菜购物，还要每天在这条步行街上巡察几次。

“你住在哪里？”

“就在这个小区里。”

“这里是商业区，租金很贵的吧？”

“一家四个人，租了一个十几平米的老房子，有个阁楼，大的租不起。在这里打工很多年，已经住习惯了。”

见惯了这个武汉老牌商业步行街的热闹繁

(四)

“南园春半踏青时，风和闻马嘶，青梅如豆柳如眉，日长蝴蝶飞。”阴沉渐散，明媚渐盛。东湖绿道，岸柳青青，莺飞草长，枝头繁盛，与楼台碑亭相对映，如同山水画卷。樱花园里，樱花绽放，迎风摇曳，近看炫彩夺目，远观如云如雾。

樱花树下，曾经为武汉拼过命的援鄂医疗队队员纷纷留影拍照，绽露出久违的温暖笑容。

“前期封园，大好美景无人观赏，早樱已经凋谢。”樱园管理人员曾建国介绍，这几天，疫情形势

●“这里有事业，也有我的青春。希望早点热闹起来。”阳光洒照到广场上，但光谷步行街的商场里仍然透出一丝寒意。说到动情处，商户魏莉莉忽然哽咽，眼泪顺着面颊流进口罩里。

●“没有什么岁月静好，唯有负重前行。”抗击疫情进入决战决胜阶段，曾多次参加马拉松比赛的张树荣说，“现在就好像在跑一场马拉松赛，在最后要紧关头，我必须咬紧牙关，坚持到胜利”

●汉江与长江交汇的地方，是龙王庙。“1998年，洪水高过地面，像悬在城市头上的一盆水。狂风将一人抱的法桐树吹倒。”龙王庙公园管理处主任汤文学说，“历史上，武汉就多灾多难，但是总能挺过来，确实是一座英雄的城市”

●“喜欢一座城市，是从喜欢这个城市里的人开始的。”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苗晓晓说，“不仅逆行而上的白衣天使，还有每两小时就给电梯间消毒的保洁阿姨，无论什么时候下班都能给我们吃上热腾腾饭菜的厨师，每天载着我们去上班总要说声‘辛苦了’的司机……喜欢武汉，是因为我们一起在这战斗过”

●“希望等到城市解封，还大家一个美丽的江城。”中山大道上，一辆修剪树枝的专用车正载着工人认真修剪沿途的每一棵法桐。江岸区园林局修剪班班长郭军华说：“已经上班两天了，园林维护人员到岗率达到七成”

Wakanda 轻饮咖啡店周边有多家医院，很多医务人员是他们的常客。武汉封城后，战斗在一一线的医护人员压力大，有咖啡需求。1月25日，武汉迎来“封城”第三天，7位年轻的咖啡师悄悄回到店里，做起了咖啡，专门供给一线防疫的工作人员。

每天数百杯，带着亲手书写的祝福，Wakanda 轻饮咖啡店已经累计送出27720杯咖啡，成为疫情寒冰下最温暖人心的暖流。

李飞是Wakanda 轻饮咖啡店的7名创业者之一，从郑州来武汉创业。见到他时，他正在用私家车给医院运送牛奶，十几箱牛奶把车子的底盘压得低低，轮胎都快擦上了车身。“我感觉疫情正在好转。”李飞说，“刚开始给医务人员送咖啡的时候，很多人没有防护服，就用保鲜膜、雨衣、浴帽代替，让人看着心疼。心态上也十分紧张，忙得提起咖啡就走。”

“现在好多了，有时候还会跟我们说几句话，开个玩笑。”李飞边说边用手扶了扶缺了一角的眼镜。他说，眼镜摔破了，没有地方去配，只好将就着戴了。

他们已开了7家连锁店，其中3家新店本打算年前开业，受疫情影响而被迫延迟。李飞说，经营压力很大，7家店铺房租和人员工资，一个月就要30万元。

“预计即使疫情结束，至少还得半年才能彻底恢复正常。不过有危也有机，相信疫情过后，会有一个‘报复性消费’。”李飞说。

魏莉莉也在期待危机过后的反弹。“虽说现在网购对实体店铺冲击很大，但我有我的法宝，那就是创新。这么多年，靠的就是不断创新，进了我的汉服店，保证从头到脚大变样，一下穿越回古代。”

2019年刚刚新建起来的光谷大转盘，“七色星河”巨型雕塑，如七条彩练飞舞，没有车流，没有人流，阳光下仍然显得苍劲有力。站在一旁巨大的球幕之下，仿佛又能听见光谷资本大厦里企业登陆的敲钟声，又能看见世界城里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绰绰身影。

一些商家也悄然做着复工的准备。楚河汉街上，巨幅广告牌闪耀，有的商家正在清扫店面。

在东湖绿道梅园驿站，中百罗森超市杨艾华正对店内的物品进行一一核对清理，货架大半已经清空，地上几个大纸箱堆得满满当当。

“两个多月没有营业，很多商品快要超过保质期了。”杨艾华说，疫情发生后，商店关门闭户，现在要准备腾仓换货了。”

中山大道上，一辆修剪树枝的专用车正载着工人认真修剪沿途的每一棵法桐树。江岸区园林局修剪班班长郭军华说：“季节不等人。修剪树枝，既美观又帮助树木健康生长。已经上班两天了，园林维护人员到岗率达到七成。”

“希望等到城市解封，还大家一个美丽的江城。”

(五)

武汉Wakanda 轻饮咖啡店成为疫情中的“网红”。骑车来到光谷步行街时，记者邂逅这家